

The Incense Dance

九功舞之

九功舞之

紫极舞

II

滕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最具人气的大型网络小说，
热血江湖，悬念宫廷，歌未停，舞不休。
紧继由华人世界武侠宗师

温瑞安，

新生代武侠大师 小椴

热情推荐的《香初上舞》之后，
新生代武侠人气天后藤萍再掀高潮，
大型系列经典「九功舞」华丽出击！



The Incense Dance

紫 极 舞



如果世上有一个人爱你深入灵魂，
为了你，他不惜放弃天下、苍生甚至自己，
为的，只是给你寻找活下去的一线机会……

如果世上有一个人爱你深入骨血，
为了你，她不惜放弃信念、亲情，
为的，只是跟你天上人间生死相随……

可是，当离别真正来临时，
是选择留她独活，还是跟他共赴地府？
在上玄、配天本已艰涩无比的情路上，
惯爱嘲弄世人的命运之神再出难题——

这对多舛的恋人到底要如何选择，
才能找到迷宫正确的出口？

还是——对于他们，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……

ISBN 7-204-08530-2



9 787204 085309 >

青黛酷漫 032



787204085309032

本册定价：20.00元

花雨
flowers

ISBN 7-204-08530-2/I • 1778

定价：(全20册) 380.00元

The Incense Dance

九功舞之

藤萍

紫

极

舞

·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酷语/珠雅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6. 6

ISBN 7 - 204 - 08530 - 2

I. 青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2530 号

青春酷语(全 20 册)

主 编: 珠 雅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

装帧设计: 花 雨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80 字 数: 350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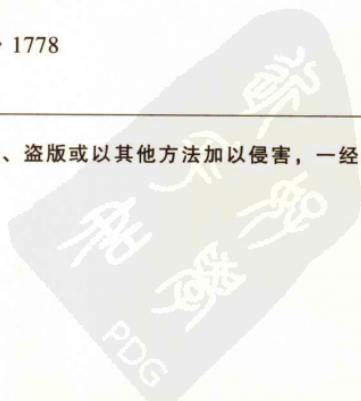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530 - 2/I · 1778

定 价: 380.00 元(全 20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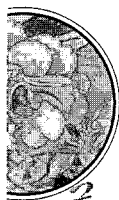
九功舞人物简介

则宁：四权之一，秦王爷第三子兼殿前都指挥使，掌握大宋都城兵权，与上玄并掌都城禁军。淡然而坚强，但却不会说话，往往以笔代口。招牌动作便是，永远是那样睁着一双明厉的眼睛，定定地看你，然后一言不发，静静的，也冷冷的。他与家中来历神秘的丫环还龄的感情几经波折，最后终成眷属。

上玄：四权之一，燕王爷嫡长子兼侍卫骑军指挥使，和则宁是一起长大的好友，只不过他比则宁嚣张狂放得多，一股子天下我谁也不服的气势。他手握禁军的部分兵权，是一位人物！

六音：四权之一，宫中掌歌舞乐音的乐官，生得魅惑妖美，他最擅长的，是音律和歌舞，腰间一个“荡魂铃”，人一来，叮咚摇晃，远远就是令人心跳的震动和扑面慵懒的邪气。人称天下第一美人，却为了追寻对他满怀恨意的皇眷在江湖中磋砣数年，落得风霜华发换白头。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，最终都化为六音颠倒众生的一笑。

通微：四权之一，祀风师。数年前，青梅竹马千夕因家族的诅咒而死去后，他便独居西风馆，清冷孤寂，是那一种满身萦绕着莲花清香，冷冷孤意上眉梢的人物，寂寞如



滕
評

月，忧悒如莲，永远地，抱着忧伤的过往，不倦地寻找能复活心爱的女子的巫术。

聿修：五圣之一，御史台御史中丞，古板严肃，却偏偏长着一张文秀漂亮的脸，生气的时候，脸上微微一红，常令人以为他脾气甚好，却不知道，他其实是那种讲律法不讲情面的人。如今竟传出一条惊爆的消息，他竟然喜欢上了开封第一青楼百桃堂的当家——施试眉。这严肃与妩媚的碰撞，给人的感觉竟是温馨而舒适。

圣香：五圣之一，当朝丞相赵晋的公子，和岐阳是好友，岐阳是个现代人的事情，也只有圣香知道。生得玲珑漂亮，笑眯眯一眼骗了不知多少人的芳心去，就是那一种，哗众取宠，好吃懒做，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，而且他拿定了他有一点点心脏病——窦性心律过缓，时不时叫苦叫累威胁那些喜爱呵护他的人为他做牛做马。

岐阳：五圣之一，太医院的太医。另一个身份是现代M大的天才医学生，因缘际会发现了一道能穿越古今的门，于是不断地来往现代与大宋之间，还与四权五圣打成了一片，圣香的心脏病便是凭借他高超的现代医术得已好转。后与大宋神医传人神歆互生情愫。

容隐：五圣之一，枢密院枢密使，大宋枢密院枢密使，掌管大宋兵权，为人冷酷理智，权术在手中，可以玩弄得像魔术，他想怎么样，朝局、战局、天下，就会往他所想的那一方面发展，从来也没有出过岔子。情感却与一名浮云似的江湖奇女子——姑射纠缠数年，这便是他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容隐为民舍身的行为令人佩服，姑射对

爱情的等待令人感动。

降灵：五圣之一，祭神坛的千古幽魂。原为一名举国以内最富盛名的阴阳师，据说他能去常人不能去的地方，善于收降最诡异的妖魔，在一次除妖任务中，遇到了一名慧黠温柔的异族巫女师宴，两人的命运开始交错，发展出一番离奇的经历，之后，降灵死去，化身为祭神坛的千古幽灵。而获得了不老之身的师宴，一千年后苏醒过来，则怀着那虚无的幻想和希望，跋山涉水，追寻着降灵。



第一回

风云又起

001

第二回

娥眉血案

022

第三回

雪地绝杀

046

第四回

变中生变

063

第五回

兄弟之情

084

第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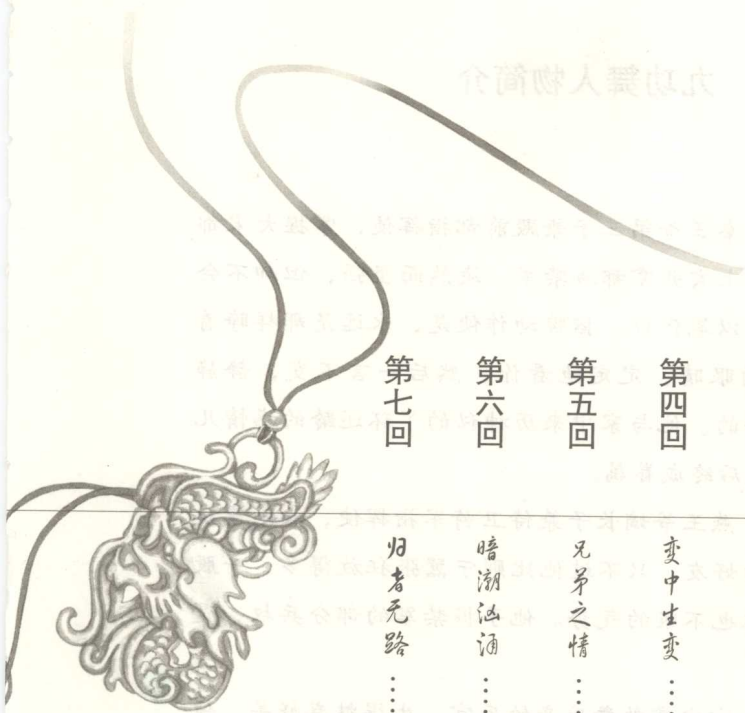
暗潮汹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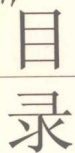
105

第七回

归者无路

120





第八回

誓情之殤

145



第一回 风云又起

雪，淅淅沥沥而下。崖上风很冷，直冷进人的心底。

上玄紧握着手中的剑，望着对面那名执着的黑衣少年，眉宇间已满是不耐烦的神色。

三天了，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东瀛少年已经整整缠了自己三天——就为了打败他的袞雪神功！

真是笑话啊，不是吗？

他对比武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即便是这身袞雪神功也是秦方临死前硬传给他的，但如今，他难道要在这身武功上浪费这么多时间吗？

配天还在等着他救啊！齐白飞曾说过，配天的毒只能压制七天，现在只有四天的时间了，他要在这四天内配出可以解除噬情之毒的焚心之泪，但这该死的东瀛人就像影子般紧紧地咬着自己不放。

“拔出你的剑。”一身黑衣的少年冷笑，缓缓地拔出了那把视若生命的武士刀，冰冷的刀光映着夕阳的余辉，如梦似幻，也将他那张无情的脸，映射得越发冷酷，“原来你们中原人竟是这么怕死的？！”

一句话激得上玄面色一变，却硬生生压下一口气。

“我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。”

上玄转身，但颈边徒然一凉，冰冷的武士刀已架在了脖子上。

“有本事你就砍下我的头。”上玄哈哈一笑，也不顾脖子上的冷刀，竟就这么目中无人地大步离去。

“赵上玄，我会让你出剑的。”深深看了上玄一眼，那东瀛少年转身离去，不一会儿便没入了风雪之中。

上玄停下了脚步，脸上的笑容却已凝滞，“我想你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眼中掠过一丝淡淡的自嘲，也跟着投入了风雪之中……



深山，一片寂静。

雪已经停了，冷风也小了许多，在山脚等了一天的猎户们终于可以上山打猎了。

当阿枫爬到了半山腰，手脚几乎都快冻僵了。

这样寒冷的天气，怕是打不到多少猎物吧？

阿枫搓了搓僵硬的双手，利眼却瞄到了一只野兔从丛林里穿过。

“看你往哪里跑！”

阿枫“嘿”了一声，拔腿就追了上去，一边拉起弓，瞄准了那只野兔。

忽然，他脚下被什么一绊，一个踉跄跌入了雪地里，那只兔子受了惊，往丛林里一窜便没了踪影。

“他奶奶的，到手的猎物竟就这样跑了？什么东西绊了我啊？”

阿枫骂骂咧咧地揉着摔疼的骨架，侧头一看，就见自己身旁



躺着一名身着玄衣的男子。

不会是死人吧？

阿枫心一惊，爬过去，小心地翻过了那人的身子。

这是一个很年轻很英俊的男子，眉目鲜明，但他面色铁青，唇边还淌着一缕血丝，阿枫伸手探向他的鼻端，感觉到微弱的气息。

阿枫不禁舒了口气，还没断气就好。

阿枫背起长弓，正打算将那男子架下山，忽然，那男子微微呻吟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眸。

“你醒啦——”阿枫咧嘴一笑，“你醒了更好，我扶你下山比较容易。”

那男子看着他微掀了掀唇，似想说些什么，却忽然眉峰一皱，喷出了一大口黑血，溅了阿枫满脸满身。

“你——”阿枫不满地抹抹脸，正欲让他小心些，蓦地，脸上传来一阵阵锥心的疼痛，然后迅速地钻入心脏。

“啊——”阿枫痛得凄厉大叫，满山满野地乱跳乱叫。

那玄衣男子眼中掠过一丝震惊，微微向前跨了一步，似想唤住阿枫，但胸口蓦地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，眼前一黑，随即跌入了黑暗中……



一大清早，烟霞山庄里便被抬进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死人。

身为神医世家，烟霞山庄虽已不问江湖世事多年，却一直用医术为这附近村落的村民免费治病，所以，这里的村民一般有什么病痛就会直接跑来烟霞山庄，但抬死人来，却是第一次。

然而最近，烟霞山庄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。燕慕飞去世，唐文身死，大哥燕修雨虽死而复生，却是间接逼死父亲的凶手……燕修鸿觉得这短短的几天，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精力。但无论怎样，烟霞山庄既为医者，必以济世为怀为己任。

强打着精神走到厅堂，但当他看到那死人的时候，面色却是变了。

死者叫阿枫，是这附近一个小村落的猎人。

昨日上山打猎时还好好的，可是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附近的其他猎人便听到他凄厉的喊叫声。等他们赶到时，阿枫早已气绝身亡了。

“我们见他全身泛黑，面部肌肉已经腐烂，就猜想他应该是被某种很毒的东西给伤了。大家也不敢碰他，只好拿了好几块白布，小心地将他包裹起来，才送到烟霞山庄来，想请燕三少您看看这是什么毒？”

燕修鸿皱眉听完那猎户的话，面色已渐渐凝重。

早在他看见这死尸的第一眼，他就知道他中了什么毒。

是焚心之泪！

当容隐、姑射和配天闻讯赶到厅堂的时候，燕修鸿正在验毒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容隐紧锁双眉，“你说他中了焚心之泪的毒？”

燕修鸿丢掉手中的白布，吩咐李管家将它埋了，才沉重地道：“不仅有焚心之泪，还有噬情之毒。”

配天闻言面色顿时惨白，但她依旧站得很稳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低垂着眼眸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容隐目光一寒，冷声道：“难道上玄竟拿人来做试验？”



燕修鴻

燕修鸿疲倦地轻摇了摇头，“不知道。不过看这毒伤，似乎并不是从口入的，咽喉部位并没有被毒侵蚀的痕迹，毒是从脸部直接渗入心脏的。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配天蹲下身子，仔细端详着死者的脸庞，良久，忽然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他那么骄傲的人，不会做这样的事。”

配天站了起来，望向遥远的天际，目光中却掠过一丝忧虑，上玄，你究竟在哪里？



室内炉火烧得正旺，带来了阵阵暖意。上玄侧身坐卧在软榻上，身上披着温暖的裘衣，却依然觉得冷。

那种冷意似从骨髓中散发出来，犹如附身之蛆，直钻入他的心底。

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支撑多久啊？焚心之泪和噬情之露的双重毒性，早已将他折磨得五脏皆伤，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敢闭上双眼，怕自己这一闭上便再也醒不过来。

死亡，其实并不可怕。但此时，他却必须活下去。因为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令他放心不下的牵挂。

现在他的体力要留着调配焚心之泪的药量，所以那个叫什么宫本次郎的家伙再逼他，他也不会动手。

窗外，依然风雪连天，触目所及，就连那层层叠起的山峦，似乎都为白色所埋葬，显得苍凉而冷冽。

此时，在对面的山峰上，却隐隐传来了阵阵钟声，肃穆而又辽远。

他不禁循声望去。那是庵堂诵读早课的钟声。

昨日在山上昏迷后，他被这庵堂的一个小师父所救。因为庵里不能留宿男人，所以，他被留在了庵外对面一家被废弃的农舍里。

那个善良纯真的女孩怕还不到十八岁吧？似乎是叫妙清，竟也不管他是什么人，身上的毒会不会让她顷刻毙命，就那样毫不犹豫地救了他——就像那名猎户，当时他也是好心要救自己吧，结果却死于非命！

她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这是佛家的宗旨。

他从不信神佛，他只信自己。但他却不敢直视那小尼姑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里，没有一丝邪恶，只有至善的纯真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能反射出人们心底深处的黑暗。

真不明白，到底是哪种庵堂竟养出这种女人来？不仅救了他，而且将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，虽不如当年在燕王府时的舒适，但这两年的漂泊江湖，突然间有了一个这样的场所让他休息，竟也觉得微微满足了起来。

缓缓闭上双目，他的思绪逐渐宁静，然而，脑海中却浮现出一张清丽的脸庞。

不知配天此刻是否过得安好？不过，有容隐那家伙陪在她的身旁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吧？

低头看了眼床头的焚心之泪，他充满倦意地一笑。

现在，容隐他们应该在到处找他，这焚心之泪是对付上官无天的唯一利器，但他，又怎能眼睁睁看着配天死？

就算是负尽天下之人，他也绝不能让配天死。

忽然，庵堂早课的钟声变得急促起来——那似乎代表着一种



滕
評

不安的召唤。

出事了！

他的心一沉，抓起榻上的长剑，急跃而起。

然而此时对面的山峰上，本来急促的钟声竟已消失。



还未靠近庵堂，上玄便看到了火光。滚滚浓烟在风中飘散开来，在天边形成了一抹悚目而浓重的黑色。

等他赶到庵堂，那里已然成为了一片废墟。火势已逐渐为风雪所扑灭，然而，浓烟却未曾散去，迷漫了整片天际。

没想到，他竟晚到了一步。

也许，庵堂内所有的人都已葬身火海了吧！所有的人——包括那个妙清吗？

目中的神色渐渐凝聚了起来，上玄发现自己从未如此憎恨过江湖。血腥的杀戮真的令人厌倦了，竟然蔓延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清修之地。

火光中，忽传来了怯怯而微弱的低泣声。

上玄神色一变，朝声音来源的地方冲了过去。到处一片狼藉，东南处的一角，很多被烧毁的横梁，横七竖八地交叠着，上面还残留着余火。

声音是从这些横梁底下发出来的，竟还有人活着？

上玄凝神聚气，运起袞雪神功一掌劈了过去，“嘭”的一声，那阴寒的真力灭了些火势，又将交叠的横梁劈开了不少，残木四下里飞散开来。

挥手驱散面前那滚滚浓烟，他看见了一口井，井口上还压着

一块巨大的石块。

移开了那石块，他往井里一探，井里并没有水，但井底却有一名浑身狼狈的小尼姑正蜷缩在一角，身子微微颤抖着，低声地饮泣。

似察觉到井口的异样，小尼姑缓缓抬起了头，一双清澈的眼眸满是仓皇。

“妙清。”

……

才将那满身泥泞的小尼姑从井里拉出来，妙清就直扑进上玄的怀中失声痛哭。

上玄这辈子没见过女人像这样哭过，配天是个坚强的女子，她在他的面前，几乎没流过一滴眼泪，不似眼前这女人这般柔弱。

“哭什么哭！”心中顿时生出烦躁之意，他怒吼了一声。

妙清身子轻轻一颤，抽抽咽咽地止住了哭泣。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妙清摇头。

“是不是有人向你们寻仇？”

妙清再度摇头。

向来没什么耐性的上玄，终于忍不住爆发，“你除了会摇头，还会什么？”

妙清睁大了一双满是泪水的眼眸，怯怯地看着发火的上玄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惧意和惶恐，让上玄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欺负弱小的恶人。

“离开这里！”

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上玄一把拖起妙清就往外走。

